

重 庆 出 版 社

文 君 街 传 奇

栈 桥 著



47.7
35

文君街传奇

栈桥著

重庆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王从学
封面设计：谢学康

文君街传奇

栈 桥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5 插页：3 字数：206千
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5,200

书号：10114·254

定价：1.55元

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栈桥原名高健强，出生在川西平原上那座以《收租院》而闻名于世的小县城。当过三年知青，又在一座荒无人烟的矿山上当过整整六年矿工，并开始文学创作生涯，以后，又当过车工，质量检验员，现在一家文学期刊任编辑。他不相信命运，只相信奋斗。他的座右铭是：遇到高山我就爬，绝不望下看；遇到大道我就跑，绝不左顾右盼。

《文君街传奇》是作者出版的第一个集子。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小说集收入十四个中短篇。

作者敏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。《爆破之后》和《三个供销科长》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改革中一些尖锐、复杂的矛盾；《文君街传奇》、《王老大和王老二》，在婚姻、爱情故事中歌颂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感情；《父亲》、《补锅匠周老八》，对普通人倾注了深沉的爱；《乘龙快婿》等一些篇目，则用辛辣的笔调，讽刺了生活中那些肮脏、丑恶的东西。

目 录

文君街传奇	(1)
父亲	(101)
王老大和王老二	(115)
第三十七公桩	(135)
补锅匠周老八	(153)
爆破之后	(169)
三个供销科长	(226)
人与兽	(243)
棋王轶事	(262)
呵，柳小妹	(276)
乘龙快婿	(294)
一部“荒诞派”小说的诞生	(305)
鉴定会	(312)
被遗忘的编剧	(323)

文君街传奇

上 篇

1

凡到过这西南边陲小县城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“文君街”；没有一个人不知道“伤心街”。

其实，“文君街”就是“伤心街”；“伤心街”就是“文君街”。说穿了就是条巷子，狭狭的，长长的，一边是高高的砖墙，墙里面是县人民政府的后院；一边是牌坊门廊的、四合院形状的、有着歪歪斜斜铺面的房子，里面住着五十多户、二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巷民。显然是因为这个县城太小，因而放宽了政策，把巷提拔为街了。

这条街过去因汉朝卓文君而得名。

据县志记载：汉朝才子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逃到这里，卖酒为生，有“文君井”为证。当然，这井一般人是看不到的，早扩到了大墙以内。

不知从何年何月始，这个小县城的居民和四乡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把这条街改称为“伤心街”。久而久之，连城关镇镇长召开居民委员会主任会议时也常常脱口而出：“伤心街有人来么？”

有人要问了：这“文君街”不是满好听的吗？怎么偏要改个“伤心街”这样稀奇古怪的名字！

只要你进去走一走，就会明白为什么了。

一进巷口，你首先见到的是一根血渍斑斑的木头电杆，上面钉着根楔子般的铁钉子。如果凑巧，你还会见到电杆上拴着一只嗦嗦发抖的狗，狗的前面叉腿叉腰地站着一位五短身材、浓眉大眼厚嘴唇、敦敦笃笃的小伙子，正对着狗破口大骂，用的全是不能上书的污言秽语，惹得围观的人越聚越多。骂够了，他才自豪地转过身去，拨开人群，慢慢地踱进正对电杆的第一间有着铺面的房子，又慢慢地踱将出来，手里捏着一把木柄已被狗血咬黑的尖刀。他在电杆旁边站定了，把尖刀在手上掂了掂，仿佛在估计它的重量，然后才噙在口里，露出两排焦黄的大板牙。他解开扎着棉衣的麻绳，脱去没有钮扣的被狗血渍得油亮亮的棉衣，裸露出肌肉鼓暴的上身，慢条斯理地解开拴狗的绳子，把绳头搭在铁钉上，双手一用力，那狗就被吊了起来。他迅速地把绳子往狗身上绕了几圈，狗就被牢牢固定在电杆上了。这时，围观的人往往要发出一声欢呼，哄一声后退几步，以为高潮到了，怕狗血喷到自己身上。但那人并没有动手的意思，咬着刀背着手大摇大摆地绕着流着眼泪的狗走了半圈，再走半圈……直到他确

认不会再增加观众了，这才取下刀来，对准狗的肚脐“噗哧”一声刺将进去……

再往前走，你就会看到巷子两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地摊子：有的是在一个圆独凳上放了个竹编圆簸簸；有的是在两条长板凳之间搭了扇门板；有的是在地上铺了张塑料布……上面一律摆放着破旧衣服。摊子后面是唠唠叨叨的居民大娘们的嘴。摊子前面狭狭的甬道上挤满了四乡农民愁眉不展的脸。讨价还价声嗡嗡嚶嚶，不绝于耳……这些摊子过去都分散在县城的各条主要街道上，由于怕影响市容观瞻，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全被市管会赶进了这条偏僻的小巷。

走进巷子的二分之一处，你又会见到一家别具一格的商店：不到十二平方米的铺面，街沿上摆有面古式雕花穿衣镜，铺面内横贯着好几排铅丝，上面吊满了衣架，衣架上各式破旧衣服，但都缝补浆洗得伸伸展展、干干净净，五颜六色，就象世界大战后展出的万国旗。一位白白的、胖胖的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正满面笑容地在“万国旗”下穿进穿出，招徕顾客。只要有人在铺子前停下，她就会娉娉婷婷地迎将出来，不由分说地把你拉将进去，热情地为你挑选衣服，亲手服侍你穿上，然后把你拖到镜子前让你欣赏自己的尊容。这镜子也怪，有点变形。不是象哈哈镜那样朝坏的方面变，而是往好的方面变。所以，当这女人在你背后不停地变换着角度观察你一阵，突然把手掌“叭”一声合在胸前，嗲声嗲气地惊叫：“哎哟哟，大哥咗，你看好巴实呵！走到十字口，那些女娃娃不多看你几眼才有鬼呐！”或“小妹哟，你看好苏气呀！

我如果是小伙子也是要动心的呵！”这时，对方不得不相信她的话，不想买也得买，按照标笺上的价格红着脸把两元或三元人民币递到她手中。走出铺面后还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，仿佛自己穿的真是体面的会引起姑娘或小伙子注目的衣服。

继续往前走，又是摆满破旧衣服的地摊子，这中间偶尔夹杂着用烘笼烤玉麦馍馍卖的小贩。

现在到了巷尾。最末一家也有个铺面，门口挂了块长木牌，上面贴着白纸，纸上龙飞凤舞地写着“工艺美术社”五个大黑字。里面三堵壁头上挂满了花圈、挽联。花圈正中是块斗大的“奠”字，一边贴有一条白纸飘带，上面写着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”之类的挽句。铺面的主人是位四十上下、分分头、颀长脸、穿着件对门襟便服、脸上好象永远在“默哀”的中年人。铺面内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悲戚的面孔……

想想看：整整一条卖破烂衣服的小巷，再加上杀狗的、开旧衣商店的、卖花圈挽联的，能不伤心么？

这三种买卖的主人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。杀狗的叫牛三；卖破旧衣服的叫卓寡妇；开“工艺美术社”的叫司马二哥。

2

牛三姓牛，排行却非第三。他本名牛登高，父母六二年

先后去世，是个孤儿。当时他只有十二岁，在城关镇“幸福院”呆了三年。十五岁就开始杀狗为生，至今已有十年历史。牛三这名字是伤心街公认的特号大知识分子司马二哥给他起的。司马二哥当时说：“你娃娃硬象东京城头牛二的兄弟——牛三！”

看过《水浒传》的人就知道：那东京城里的牛二是个无赖、泼皮。这牛三既然是他的兄弟，当然也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了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：牛三住在巷口第一家。父母给他留下了一个十二平方米的铺面和两间黑洞洞的房子，里面没有床，没有桌子，没有板凳，甚至没有换洗衣服——这些东西全被他卖来吃光了。他睡在内室的一堆乱草上，早上一睁开眼睛，就带上那把尖刀，趿着那双自制的拖鞋“叭哒叭哒”地上了街，头不梳脸不洗，自然也不会刷牙，随便走到一家食堂买上五六个馒头或包子，插在刀尖上，胡乱啃着奔南门外围城路上的狗市而去。这尖刀牛三是须臾不可离身的，因为大凡杀狗的人都有一股狗骚气，人都能闻出来，何况嗅觉极为灵敏的狗呢，街上的野狗一见牛三，就知道屠杀同胞的凶手来了，就会狂吠着向他冲去，准备作一番殊死的搏斗。牛三手中如果有刀，就会发起反冲锋，结果总是狗夹起尾巴哀鸣着逃跑。有次他忘了带刀，被几只野狗追进了公共厕所，背抵着门直喘粗气。而那些狗仍不肯离去，一只挨一只地坐在厕所外面等他出来。逼得他只好翻墙逃跑。当然，那些失去自由的狗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牛三到了狗市上。这狗市空前的繁荣，大约有七八十只待卖的狗。原因是不知为什么这几年小偷越来越多，乡下人空着肚子也要买条狗来看家。卖狗的人之所以要卖狗，是因为他的家实在没有看守的必要了。他们大多认识牛三，知道他是杀狗的，不肯把狗卖给他。不忍心。所以牛三不得不付出比别人略高的价钱，即使这样也只能买条老狗、瘦狗。这就逼得他不得不扯横筋了。

他先在狗市上不动声色地巡视一遍，那些失去自由的狗见了他都魂不附体，垂下狗头，仿佛在低头认罪。他暗选定一只肥狗，突然出现在那狗面前，一把夺过主人手中拴狗的绳子。那狗一下就站不稳了，拼命摇着尾巴，眼泪汪汪的。

“这狗我要了！”他蛮横地说。

狗主人一见是他，边夺绳子边说：“这狗是不杀的。”

“那你把我杀了！”他把尖刀塞进对方手中，敞开棉衣，把裸露的胸膛直往前顶。

对方当然不敢杀他。他就夺回刀子说：“你不敢杀我，我就要杀它！”

于是，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不得不把狗卖给他。但价钱他是不会少给的。他最讨厌讨价还价，常说：“三下五除二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又不是婆娘！”

不用说，那条倒霉的狗就被牛三拖到了巷口那根电杆上剥皮挖心了。两小时后，他已左肩搭狗皮，右肩搭狗肉，在东西南北四条主要街道上转悠起来。

这个小县城的居民全是汉人，都喜欢吃猪肉。但他们又全相信狗肉是补品，大人吃了滋阴壮阳，小人吃了不溺床。那时国家的肉店不单不卖狗肉，并且什么肉也不卖。所以牛三的狗肉并不愁销路。也没个固定价格。你穿得周周正正的，象个干部，他卖你一块钱一斤还觉得便宜了你。你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象个穷人，他卖你七毛钱一斤也觉得贵了些。一条狗的肉至多下午三四点钟就卖光了。一条狗大约赚三五块钱。卖完后他就神气活现地走进十字口那家全城最大的“工农兵饭店”，要上半斤红苕酒，三两个炒菜，一个人吃得左脚直敲右脚。菜尽酒干后，他就歪歪斜斜地趔趄到饭店斜对门“县革命委员会”大门口的三合土坝子上敞着肚子晒太阳，闭上眼睛打呼噜，有时一口气睡到天亮，也不怕着凉。要是碰上不顺心的事，他就喝上八九两，然后赖帐，摔盘子打板凳，把全饭店的顾客都嚷出去。这才歪歪斜斜走出饭店，到旁边的水果店抓一个苹果啃着，上街走下街，边走边骂，也不晓得他骂些啥子名堂。

为此，他常常进公安局。

有次，他买回一条小牛犊般的大黑狗，拴在电杆上。没想到那狗咬断了绳子，跑了。牛三提着尖刀穷追不舍。狗跑出巷尾，见北街两头都有人，就干脆跑进了正对巷子的公安局。牛三追到黑漆大门外，不敢进去，就盯住吊牌，双手抱在胸前，说：“嘿，安逸，连狗都晓得老子怕公安局呐！”

当然，他只杀狗，不杀人，也不反革命，每次抓进去关两天，醒了酒，赔了盘子钱，也就放出来了。

有人要问了：这牛三今年二十有五，难道还没老婆管他？

他娶过老婆。但现在没有老婆。

五年前——七〇年冬天，他不知从哪里引回来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，二十来岁，穿得象叫化子一般，操着河南口音，五官倒还端正。牛三把这女人引到卓寡妇的商店里买了套六成新的衣服，到南门上的马墩桥买回两斤卤瘟猪子肉，两个人关上门喝完一斤红苕酒，然后躺在内室那堆干谷草上成了亲。当然没扯过结婚证。牛三那年刚满二十岁，不符合晚婚的要求。再说那女人也没户口，只有张逃荒的证明。

牛三有了老婆，起初还恩恩爱爱，卿卿我我，晓得买吃的东西回家。

但到了夏天情况又不同了。

这卖狗肉也得讲个季节，到了夏天就没人敢吃了。所以，牛三也就失业了。这时，他就到县食品公司的屠宰场打零工，帮助按猪。他的力气大，一个人抵两个人，但每天工钱仍只有一块二角。有他吃的就没有婆娘吃的，弄得那女人饱一顿饿一顿的。她稍有不逊之辞，牛三要是吃醉了，或者不高兴，便抓住她头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打投降为止。渐渐发展到高兴要打，不高兴也要打。吃醉了要打，没吃醉也要打。打投降后还要继续打。打得那女人就象失去自由的狗一样，见到他浑身就哆嗦起来，终于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晚挽着个布褡裢哭哭啼啼地逃跑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牛三酒醒后发现女人已经逃跑，勃然大怒，

提起尖刀就要去追赶，扬言非杀了她不可！幸亏他咆哮着从司马二哥的“工艺美术社”外面经过时，被二哥喝住了。否则非闹出一场人命案不可。

牛三不服天不服地，全世界只服这个司马二哥。

3

“伤心街”这个名字就是司马二哥取的。

司马二哥本名司马寿仙。自称乃司马相如之后，说有“金丹簿”为证。他虽然只读过初中，但天资极高，通今博古。特别对四川歇后语的使用有独到之处，随手拈来，有盐有味，令人喷饭。加之此公举止矜持，又写得一手好字，在伤心街——甚至在这小县城——算得上一个人物。

他早年卖过零工。买卖过票证，制造过耗子药，还利用家里的铺面办过“针灸医疗所”。

所谓“针灸医疗所”，其实只有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、一瓶酒精、几根银针。但贴在铺面两边半圆形柱头上那副他亲笔手书的“让聋子听琴；叫哑子高歌”的对联却给他增色不少。不久，正面墙上又挂起了一串匾额，上面写有“华佗再世”、“扁鹊重生”之类的赞语。赞语下面一律写着“×省×县×公社病员×××敬赠”。有人为此查过地图，发现中国根本没有这个“×县”或“×公社”，上门问他，他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这叫对着镜子作揖——自己恭维自己嘛。”司马二哥当了一年名医，到底有几个聋子听琴？几位哑子高歌？笔者不敢妄议。

只知道刚开始门庭若市，后来就无人问津了。弄不清是附近的哑巴、聋子都让他医光了，还是都不愿找他医了。反正他从此又开办起现在的“工艺美术社”来。

自“工艺美术社”开办以来，司马二哥真可谓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。因为那几年的人不经活，年轻的争着往枪口上冲，让人家把自己打死；有点年纪的更憨，自己把自己杀死。死了人就得买花圈，以寄托我们的哀思。所以司马二哥一个人养活了一母一妻三子，手头还很有几个活动钱。尽管这样，他仍然天天盼人死，唯独对牛三例外。他知道牛三死了是没有人送花圈挽联的。这大约就是他们友谊的基础吧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：没有影响相互关系的利害冲突。

牛三服司马二哥始于一九六九年城关镇的“一打三反”学习班。那时办学习班可不象现在的“笔会”、“读书班”，实质上就是变相的拘留所，集中营，学员完全没有自由。学习的内容因人而异。问题不严重的，学习“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……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”。问题严重的，学习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”。要“改正”的也好，要“投降”的也好，可以因态度的好坏得到不同的处理。态度的好坏又取决于交代问题的多少。比如你是茶馆，没有政治问题，那就交代经济问题好了：你一天总白喝过一碗茶吧？一毛钱。一年就是三十六元五角，对不对？三十六元五角乘以十九年不就是六百九十三元五角了？好，你认赔吧！一手交钱，一手发出门证。如果不认赔，那就学下去吧。奉陪到底，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！